



她从海上^来

张爱玲传奇

(台) 王蕙玲 著

怅望卅秋一洒泪，
萧条异代不同时。

——张爱玲

作家出版社

I235.2

7

她从海上^采

张爱玲传奇

(台) 王蕙玲 著



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



00571317

SA 97/06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她从海上来: 张爱玲传奇/王蕙玲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4.4

ISBN 7-5063-2836-4

I. 她… II. 王… III. 电视文学剧本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8056 号

她从海上来: 张爱玲传奇

作者: 王蕙玲

责任编辑: 韩星 王宝生

装帧设计: 合和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410 千

印张: 15.5

插页: 3

印数: 001-35000

版次: 200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836-4

定价: 2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时人对此一枝花，如梦相似

丁亚民

我见过胡兰成先生一面，那时我高中毕业，随朋友去朱天心家玩，带我去隔壁邻居家坐坐，便见一白发老先生从楼上走下来，穿着还是一袭长袍，笑笑点点头、和蔼可亲。朱天心说这是胡爷。那年我们都小，随天文、天心称胡先生为胡爷，辈分已定。

胡爷流亡日本三十年，于一九七四年应邀华冈讲学，后来还是因为当年往事难被接受，遂应朱西宁老师之安排，下山客居朱家旁一年；那年我们因缘际会而办起了《三三集刊》。之后，胡爷返日，七十五岁去世，葬于东京福生。

办“三三”那几年，我写了三本书。第一本书天心帮我拿到日本敬呈胡爷，胡爷彻夜看完，清晨下楼问天心：这个这个阿丁有多高？答曰一六五。胡爷似是苦恼地想想，随即开颜一笑，似是自言自语说：没关系，李白也不高。遂让天心带回一套日文版的《今生今世》赏我；另赠一幅拓印书法《江山如梦》。那书里胡爷亲笔一页页校勘过了，那幅书法悬在我家客厅数十年，我喜欢胡爷的字，风姿潇洒，自在生长。

这是我跟胡爷的因缘，先说明白了，好验明正身。我喜欢胡爷，是他的文章开了我的悟识；是他的大气宽了我的性情。许多人是因为张爱玲而喜欢胡爷的，我不是，我是先认识了胡爷，才能懂得张爱玲。

那时我们办“三三”，看的说的想的写的都是胡兰成与张爱玲，时人讥之为张腔胡调，是不是呢？多年后的今天我重看自己的一些旧作，如同张爱玲一般的满目荒凉，毛骨悚然，果然我是！当然不是全部，但后期几篇自命写得十分世故的小说不归入张派也难，难怪不再写了。后来我开始改写剧本，想来是想极力逃脱胡腔张调的文字魔咒，这一逃便是二十年。

《她从海上来》，写的是张爱玲一生传奇，胡爷自然难脱干系，这两个人难说难道，因为都同是世俗又不俗之人。世俗好写，不俗也好写，人的复杂多面性却是最难以戏剧呈现，因为难以统一。因此这出戏，对我跟蕙玲都是比《人间四月天》更难的挑战。《人间四月天》写“情”的真，易懂；《她从海上来》写的是“人”的真，难。

戏剧提炼人生，因为精粹，所以去芜存菁；此所谓整理人生，此所谓情节主题，此所谓戏剧人物，此所谓之戏剧化也。一般传记人物，是由历史定位或者社会定位来说起，本人性格、一生行谊、皆藉以铺陈解说证明传记人物一生主题之戏剧人格，其他不入格的细节，只能“去芜”掉了。王蕙玲的这两部传记人物剧本，却挑战了这个难度。

《人间四月天》还好些，徐志摩一生追求灵魂伴侣，已具戏剧主题。我们从情感的追求，生命的执着去理解，那些不甚戏剧化的人物性格和情节，矛盾不统一、不具戏剧合理性的真实人生境遇及人物，才因此打动观众真实的情感。《她从海上来》谈的不是情，是张爱玲的生命，而张爱玲的生命是什么呢？她不像徐志摩有着叨之念之的生命主命题，她就连自己的文学作品都不爱提出冠冕堂皇的主题或意义，她只写人，只写生命，写人的生命与生活的环境，她不拿命题框住她笔下的人。写她的传记，能又以什么来框住她、帮她代言呢？

张爱玲的人生越行越低调，就连她跟胡爷的恋情，也终生保持沉默，不发一语；她刻意地保持隐私，远避他乡，隐居于世；张爱玲不留自传，她的生命不自言，以至一生成谜。那么，要怎么来说她呢？

王蕙玲想写张爱玲，不同于坊间许多张爱玲传记的是，她不企图从张爱玲的生平去解析张爱玲的作品，也不企图来诠释或界定张爱玲。她只是，以同是创作者的经验，去理解及感动另一个创作者的生命。她想说的是，“不管怎么样，她一生都在写，不停地写。”这样的创作者的生命。追寻张爱玲生命的轨迹，王蕙玲从自己的感动出发，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创作者相同及不同于一般人的生命。

生命无主题无答案，生命里只有许多的感动。《她从海上来》不解答张爱玲，只诉说张爱玲一生的经历和我们对生命的感动。

序

因为是张爱玲，因为张爱玲难说，因为张爱玲难说又不愿意硬加诠释，因为难说不能多说又不得不说得准确，因此这个剧本有其特殊风格。王蕙玲打破了时空的限制，不依时间轴进行情节，故事从张爱玲中年到了美国之后开始、再接回少女成长时期，而后成名、与胡兰成恋爱，离开中国，再跳接回一九六二年的美国婚姻，而至老死他乡。为什么传记故事，却不依惯例地从出生开始，顺着时间进行写起？王蕙玲说，选择这里开场，许多原因中的一个，便是因为这时候的张爱玲对国人是完全的陌生，因为不熟悉，才能让观众先摆脱掉对张爱玲许多先入为主的概念，有机会重新认识张爱玲。从凡人里看出不凡之处，便是《她从海上来》的企图。

从美国部分开场，张爱玲三十六岁，是个来自上海的中国作家，除此之外，一片空白。这样的出场，张爱玲便纯粹只是个普通人，顶多，多了一个作家身分。从这里，从她一个平凡人的身分，我们看到她与瑞荷平凡几近无趣的恋爱、平淡的婚姻，再从一点一滴的细节、一些记忆，从张爱玲的回忆、故事才倒叙回她的出身、童年及后来的一切。是的，想知道张爱玲的传奇，便应该先知道她只是一个“一般人”。

写传奇人物的平凡处，是先解脱她太多传奇色彩的烟雾，让人看清她的素面，素面相见才能得见本心；这样的企图，在剧本风格自然是极力地避免戏剧化的营造。本剧中的故事人物几乎都有所依据，情节对白有编排，但很少杜撰事件，为的便是还原这本来面目。因为这部戏的主体是写“人”、写“生命”，所以努力要呈现的是人的复杂性、人生的多面貌。许多矛盾、不统一、无法说明的行为动机及转折心态，只能尽量保留事件发展的原样，不加主观地解释与整理，以免歪曲或狭隘限制。因此，这个戏里的张爱玲和其他许多人物，不以戏剧性格统一，却更接近真实的人生。

忠于事实，是传记篇的基础。然而，要写一个创作者心灵世界的思想和情感，却又不能只是一般人物传记的直铺事实情节，因此王蕙玲混杂更多的叙事手法，笔法时而贴近张爱玲的心灵，贸然地进入她的回忆；时而跳接张爱玲的作品，并企图展现她的作品与心灵情感的呼应；更有时索性直接的大量旁白出现，直接让张爱玲发声……这些

复杂的技法，组织出《她从海上来》企图多彩多姿的风貌及灵动的叙述风格，使这部作品更具文学性，却也更难戏剧呈现。

王蕙玲认为，我们不能替传记人物说话，但我们可以让人更贴近她。是的，贴近张爱玲、感受张爱玲，也许便是这个戏的企图：带领观众走进张爱玲的人生旅途，走进张爱玲的心灵世界，走进张爱玲的作品世界，让你自己去知道她，感受她，自己去想，去知道或不知道，去懂得或不懂得。其他的，我们不能多说，因为是她的生命，是你的感受。

这样来写张爱玲，只能彻底地把戏剧还原回人生的繁复多样，如同王蕙玲自己说的：想写一个没有戏的戏，一个没有故事的故事。

《她从海上来》剧本，没有戏剧性的情节，只有一场场的生命细节，生活纪实，比较像日记散文，更像绘画或音乐，丰实以生命的各种色彩，串联起来的是心灵的韵律起伏。对习惯于电视连续剧思路的观众似是种挑战，其实将是种解放：当情节不再牵着观众走的时候，观众便可以自己生出自己的观点及感受，用自己的感受去感受张爱玲，才不框住张爱玲及观众自己。

也因此，这个剧本也许更接近留在这世界的张爱玲，也更表现出了张爱玲的各个面貌；所谓：时人对此一枝花，如梦相似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张爱玲是这样吗？她让人想之不尽、说之不完；感受深浅，是我们各人饮水，冷暖自得，却不能论断，更又与她自己无关；这是王蕙玲对张爱玲及大众的尊重，也更是还原了传奇人物该有的传记态度。我喜欢这个剧本，是写了我们想知道的张爱玲，同时没写出不该替她说的话，没框住她自己的生命。

生命以她自己独特之姿舒展、绽放；人人可观，无人可代言。



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红色的桥身，隐隐约约地在远方破晓的天色里。

大船在港外等待进港。

张爱玲站在船头，她的面前是茫茫一片大海和雾霭，仿佛有人喊她，她不经心地回过头。

旧金山码头 清晨 一九五五年 秋

天色是沉郁的灰蓝，黎明前，浓密的大雾覆盖在海上。
灯塔的光束回旋在海岸边，光束里飘着千丝万缕密密的雨丝。
港口外传来汽笛声。

码头外船上

雨随风斜飞，船舷的甲板上湿答答的。
雨珠溅在船舷栏杆上，一双纤瘦的手紧紧握着栏杆。
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红色的桥身，隐隐约约地在远方破晓的天色里。

大船在港外等待进港。

张爱玲站在船头，她的面前是茫茫一片大海和雾霭，仿佛有人喊她，她不经心地回过回头。

瑞荷小木屋（麦克道威尔文艺营） 清晨 一九五六年三月 冬

瑞荷拨开窗帘，天还没亮，白森森的大雪就逼在窗前。
壁炉里只剩下星星余火。瑞荷拿起铁铲拨了拨炉里的火，揉了几张旧报纸，发现壁炉边没有可以燃烧的木头了。

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区大厅内外（Mc Dowell Colony）

营区木造的大厅像一座裹满鲜奶油和糖霜的蛋糕屋，坐落在一片松林雪地里，除了烟囱里冒出的白烟，一切都安详静止。

大厅内却是一片温暖，明亮，壁炉里燃着熊熊的火，文艺营里的作家艺术家们齐聚在这里吃早餐。

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区瑞荷小木屋外

艾尔咬着烟，开着一辆小型的铲雪车穿梭在营区的路上，昨夜的雪被铲到两边去，有大约半人高。

艾尔：我来啦！

艾尔笑着对困在雪里的瑞荷招招手，瑞荷就站在自己小木屋的走廊下。太阳探出一点头，树枝上挂着冰晶，他戴着一顶软帽，裹着围巾。

艾尔把铲雪车停在瑞荷门前，他抬头看见有一根松枝在木屋旁边快要被雪压断了，忙阻止瑞荷靠近。

艾尔：等一会儿！

艾尔拿长竿把雪打下来，再把松枝折断，瑞荷打算过去帮忙，他举步吃力。

瑞荷：脚简直不是我的！

新罕布什尔州乡间，灰狗巴士

风景徐缓地在车窗外移动，四野是一片安静的白，窗上结着冰晶。

一辆巴士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乡间路上迂回绕行。

张爱玲贴着窗看窗外，一个没有缝隙的夹角，呼出的热气一波波吹在玻璃上。

移民局办公室（夏威夷）日 一九五五年 秋

移民官：有亲人在美国吗？

张爱玲：没有！

移民官：你的保证人是Mr.Richard McCarthy！

张爱玲：是的！

移民官：请说明你跟他的关系。

张爱玲：我们是朋友！Mr.McCarthy曾经协助我出版过两部小说。

一个狭小密闭的空间，移民官的桌上堆满卷宗，他脸上带着谨慎的表情，眼光梭巡着张爱玲，他是一个拥有权力决定张爱玲未来的人。

移民官：来到美国以后你计划做些什么？

张爱玲：继续写作！

移民官：你曾经在美国出版过你的小说？

张爱玲：是的！出版商是Charles Scribner's，我的代理人是Mrs. Marie Rodell。

移民官的眼睛对到张爱玲，他正在进行主观的考量，张爱玲始终保持低调诚恳的态度，她看着电扇吹着桌上的美国国旗忽而飞扬，移民官的钢笔漏水，弄得他的中指染着蓝黑色的墨迹。

移民官：还有什么亲人在中国？

张爱玲的眼睛里流露出内心的一丝抽搐，随即被她移开眼神略过。

张爱玲：我父亲，我弟弟，我姑姑！一些亲戚——自从我离开之后跟他们没有任何联系。移民官翻阅卷宗，显然没有其他问题可问，他在张爱玲的证件上盖了章。

移民官：美国移民局根据一九五三年移民局难民条款修订法案，基于人道精神给予你难民居留的身分，根据这项法令你可以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，但美国政府也将根据你在美国的活动随时对你的身分进行重新审核，举行听证会进行讨论，或取消你的居留身分。

彼得堡汽车站日 一九五六年三月 冬

车轮碾过马路边泥泞的积雪。

车站内的小书报摊前，瑞荷翻阅着当季的书报杂志。

瑞荷付了钱，又买了一杯咖啡，他吸了一口，面色难看地望着咖啡。

艾尔抱着两包大大的纸袋，他是文艺营的管理员兼采买。

艾尔（有些错愕）：她走了！她搭巴士！

瑞荷：你怎么知道？

瑞荷低头翻着报纸，不是真的关心。

艾尔：拜托！一个亚洲女人过马路，整个小镇都看到了！怎么样？搭我便车回去？

瑞荷穿外套，围围巾，起身，漫不经心地哼着：先帮我找一杯像样的咖啡如何？

营区外 日

四百五十亩地的农场，文艺营以木桩围篱顺着森林的道路向无尽处延伸，雪没有要停的意思，铲过雪的路又覆上了一片新白，乌鸦停在木桩上观望。它纵身飞跃一片银白之间，啊——啊——叫声更烘托出宁静。

松鼠贼溜溜地穿过林间小径，小径的积雪上留下浅浅的足印。

穿着风衣提着皮箱，张爱玲细瘦的身影正朝密密的雪里前进。

风衣被风掀开，里面是灰色毛呢裙，细瘦的腿裸露在寒风里，她穿着平口短靴，积雪深一点，雪就从靴筒钻进去。

从文艺营的大厅外远眺，那细瘦的身影逐渐从烟雾里走来。

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区 傍晚

小鸟一落到枝头，雪就散落下来。

营友：Hey! Mark!

可以看见散落在林间的小屋，烟囱里袅袅冒着烟。傍晚用餐时间，营友呼朋引伴，朝文艺营的大厅（也是农场里惟一的一栋主建筑物）移动。

三三两两，艺术家站在大厅外吸烟聊天。

一个营友：我的模特儿明天会从纽约过来，我会跟他工作三天。我需要他的肌肉……

另一营友：我还在前十页，上帝！我希望我不要再挑剔字眼。谁在乎这天气是……阴霾还是阴沉。你今天怎么样？

营友（忧郁地）：降E大调转B小调。

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大厅 夜

胖乎乎的女厨娘摇铃，眉开眼笑地宣布。

女厨娘：晚餐准备好了，请享用！

大厅一片嗡嗡的谈话声烘托着轻柔的音乐。作家艺术家们一面吃饭一面高谈阔论。他们的穿着都很注意礼仪，轻松中自有搭配。

大厅里约有六张桌子，平均五六人一桌，每张桌子上都有蜡烛和鲜花。大厅里墙上挂着当代艺术家的作品，壁炉上方则是一幅麦克道威尔先生和夫人的画像。

艾尔轮桌替大家倒酒。每一桌都有不同的谈话主题。五花八门，从音乐到政治，到新闻报导，社会事件，妇女解放运动……

瑞荷一切牛排就放下刀叉，叹气摇头。

冯维克是个画家，他坐在瑞荷旁边，两人负责这一桌的话题。

冯维克：有个评论家说Rothko's color division是抽象派风景画！

瑞荷：哪个蠢才说的？

营友：对！我读过那篇报导，说那是象征地平线……

冯维克（大笑）：Rothko一定是生气！又画了几幅垂直的色块……森林……

瑞荷：看你们这些艺术家惹的麻烦——你们以为把性器官和厕所马桶都放到画上就是要让那些家伙闭嘴……

大家笑着。

冯维克：味道不错！他们如果真的那么喜欢没事撒点盐和胡椒在艺术品上……

这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社交，或狂狷或言不及意。瑞荷善于交际闲谈，但心里又轻视这种无意义的闲谈。

张爱玲来得很迟，轻轻地开门进来，好像一缕烟一样飘进来，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。她轻轻脱下大衣和围巾，一件简单的洋装，罩着一件织网小外套。伊琳夫人很快走过去招呼她。

伊琳：我们正在等你。

冯维克：这个女孩是谁？

瑞荷的目光移向张爱玲。

瑞荷：好问题！

伊琳夫人随即转身敲敲玻璃杯。

伊琳：我们有一位新朋友今天刚到，她来自香港，一位杰出的小说家，Eileen Chang！

大家停下谈话，敲杯子表示欢迎。

张爱玲微微点头，还必须跟几位附近的人握手，她掩饰不住初

来乍到突然要面对这么多陌生人的局促不安。

伊琳夫人很细心地察觉。

伊琳：你放心！很快你就会认识这些“男孩女孩”。我带你先熟悉一下环境。这是惟一的大厅，除了中餐是送提篮到工作室，每天早餐和晚餐大家都在这里聚集一起用餐，交流创作经验。不过，我们禁止大家白天在这里交谈，如果没有得到邀请也不能擅自去别人的工作室打扰，所以你还是有自己私人的时间专注在写作上。后面有一个花园，夏天我们也在那里用早餐。现在天气太坏了！幸好你没有被这场雪堵在途中！

伊琳夫人高雅端庄，适当得亲切，她带着张爱玲绕了一圈回厅里，壁炉前有一幅画像。

伊琳：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，麦克道威尔夫人常说创作人在创作上受太多苦，受折磨，不该再让他们为日常生活中琐碎的事情烦恼！

张爱玲听见这番话特别戚戚有所感，抬头看着墙上这对夫妻的画像。

伊琳：所以，有任何需要请不要客气，尽管告诉我们！

张爱玲：一切都很好！谢谢！

伊琳：麦克道威尔夫人所付出的一切，只源于她对艺术创作和对麦克道威尔先生的爱！

张爱玲：她还健在？

伊琳：她很衰弱！她今年九十八岁了！爱情的力量真是惊人！你是小说家，你一定能懂！

张爱玲态度谦逊，那壁炉上的画像的确攫住了她的目光。

女侍替她送来晚餐，有艺术家找伊琳夫人商量事情。

伊琳：我失陪一下！你带张小姐去餐厅用餐。

艺术家：我打算在营区里办一场发表会。

伊琳：很好啊！什么时候，我来安排。

此时大部分的营友都吃完饭，移到客厅去聊天。张爱玲想找一张桌子。

冯维克：来吧！这里！

冯维克替她拉开椅子。张爱玲本想找一张没有人的桌子，现在只好坐过来。

冯维克：Hi, I am John.John Von Wicht.

张爱玲：你好！

瑞荷：我是Ferdinand Reyher!

张爱玲：幸会。

麦克道威尔文艺营 夜 一九五六年三月 冬

客厅里一位音乐家正在弹钢琴，他弹的是一位法国作曲家E·Satie的作品，音乐神秘悠远，沉着恬静。

瑞荷：上海！真是一段遥远旅途！第一次来美国？

张爱玲：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！

瑞荷：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，一直很遗憾！

冯维克：你现在有什么计划？

张爱玲：我正在写一部小说！

瑞荷：中文小说？

张爱玲：英文！

瑞荷有些惊讶好奇。客厅里谈话气氛热烈，不时传来高分贝的笑声。

张爱玲：我喜欢纽约！

瑞荷：巨大怪兽！冯维克是个纽约客！

冯维克：精彩的城市！我一九二三年到纽约，差不多没有离开过。

张爱玲：我的代理人Mrs.Marie Rodell也住在纽约。我刚到，住在救世军的女子公寓，睡觉都能听见汽车从头顶飞过，让我想起上海。我工作的时候需要各种噪音。

瑞荷：那这一点纽约绝不会让你失望！

瑞荷看见张爱玲盘子里大部分的食物都没有动。

瑞荷：我们破坏了你的胃口！

张爱玲（微笑）：我不太饿！

瑞荷觉得她的笑容很亲切。

瑞荷：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这牛肉多可怕！



用完餐他们移到客厅，又有一些简短的聊天。

张爱玲（对冯维克）：你曾经做过stained glass and mosaics?

冯维克：对我进入抽象艺术很有帮助！我也很崇拜东方的书法——欧阳修，颜真卿。

张爱玲颇惊讶，冯维克继续畅谈他对书法的热爱。

瑞荷：一九一九年夏天的种族暴动是从华盛顿开始的，当时大战刚结束，很多士兵返乡度假，老故事情节，他们抓到一个黑人说他企图强奸一个白人妇女，这女人的丈夫是海军军官，事情一下就闹大了——一大群在街上游荡找不到工作的美国大兵就趁晚上找黑人发泄……

瑞荷已加入了另一组的谈话，他在批判美国的种族问题和对黑人的歧视。有一些艺术家已经耐不住漫长的夜晚社交，打起呵欠来。

文艺营张爱玲小屋 夜

黑漆漆的松树林，天空没有月亮，只能靠艾尔手中的手电筒照明。

瑞荷：他们有没有告诉你，午餐的提篮不管吃不吃都要拿进屋里去，因为熊会来找食物。

张爱玲看了瑞荷一眼。

艾尔：没这回事！这里没见过熊，鹿倒是很多。

张爱玲：我到了！

瑞荷：Oh! James住过的！James Baldwin，也是位作家！晚安！

艾尔：我替你生火炉，（对瑞荷）手电筒你拿去！

瑞荷：用不着！（仰头看夜空）月亮出来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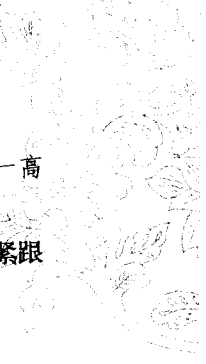
张爱玲：晚安！Mr.Rayher!

瑞荷在夜色中朝后方挥挥手，可以看见他走路腿有些跛。

艾尔：我去拿一些木头进来。

小屋与小屋之间的距离很长，月亮挂在林梢，瑞荷的脚步一高一低地踩在雪里，雪夜里的森林，有一种吞噬人的静谧。

瑞荷（自言自语）：老头！别走太急！担心什么？你知道死亡紧紧跟着你——你有伴同行！



瑞荷放缓脚步，聆听森林夜里的跫音。

张爱玲小屋 夜

森林的夜里到处都是动物的声音。

浴室里水龙头的水滴在洗脸池里。

张家上海老宅 夜 一九三七年初 冬

那水滴声轻易越过二十年的时空。

水从瓦檐滴进墙边一个水缸，那是老宅的湿窄狭长甬道，是下过雨后的夜。

加了铁条的一扇窗，蓝色的夜光穿过仅有的缝隙落在地板上。

十七岁的张爱玲一张心死意绝的脸，躺在地上，仿佛她的灵魂与肉体脱离一样。她正凝视着自己单薄可怜的躯壳，灵魂这样骄傲巨大，这一小小的肉躯怎么承载得下。而月亮这时正透过窗缝隙来探望她，那月亮是她二十年后的自己。

麦克道威尔文艺营

农场里的工人在劈柴火。

独轮车推着柴火分送到各个小木屋。

冯维克小木屋外

园丁修剪冯维克木屋外的树枝。

冯维克：不要剪我的树！

冯维克冲出来。园丁被吼得愣着。

园丁：我只修窗边的……

冯维克：这就是我的意思！你把我的光线改变了！光线——颜色——上帝！

麦克道威尔文艺营

艾尔开着小货车送午餐的提篮。小货车里放着轻松的音乐，一方面也是让那些专心创作的人听到音乐，知道他来了。

张爱玲小屋的门口也放着一个提篮。

许久，门开了一条缝，提篮被悄悄拖进去，接着门关上。小屋门